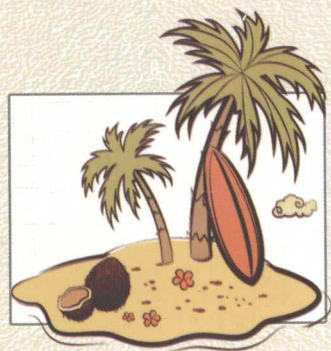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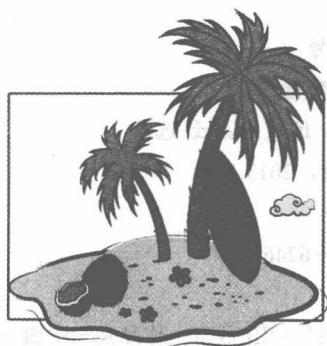




2012年 中国故事精选

邱 牧 谢 云 选编



2012年 中国故事精选

邱 牧 谢 云 选编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2 年中国故事精选 / 邱牧 谢云 选编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

(2012 年选系列丛书)

ISBN 978—7—5354—6246—6

I. 2... II. ①邱...②谢...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2819 号

责任编辑: 张远林 杨 岚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力志文化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张: 19 插页: 2 页

版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
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73 千字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 / MULU

· 拍案惊奇 ·

都是为你好	张纳言	002
复仇之路	方冠晴	013
致命罪证	万里秋风	023
被谋杀的自杀者	山 人	036
恶魔的眼睛	谭必久	047
娱乐时代	吴宏庆	059
黑色星期天	许张彬	069
血牡丹	胡马西风	079
我是你爸爸	江四来	089
后不后悔嫁给我	方冠晴	099
红茶奇缘	方 东	111

· 滴水藏海 ·

不得不管	汪培君	122
别处心裁	薛福连	123
不怕黑社会	陶柏军	124

打字测试	读分之你	125
高素质	文 刚	126
攻心术	田洪波	127
怪异的发型	胡茂全	128
家传	黄 胜	129
假证风波	左文萍	130
看谁胆子大	贺显锋	131
女婿养牛	侯智勇	132
抢地盘	镜前照	133
取景	李 蓬	134
失算	杨几里	135
实习业务员	马 光	136
谁的爸爸最勇敢	李 爽	137
他也不知道	汪培君	138
要命的警车	马 光	139
意外的结局	张乙伟	140
银行内部的秘密	张素华	141
原来如此	左文萍	142
这个不能比	孙凡利	143
这亏不能吃	廖 静	144

· 世态万象 ·

爱恨交加	唐雪嫣	148
小街夜斗	徐宗梅	152

我的股份谁做主	裴文兵	156
生财有道	三脚小猫	160
芝麻开门	指天笑骂	163
老五的菜窖	杨 明	166
第一桶金	彭晓风	170
酒楼与土灶	红月亮	174
一份报纸的价值	邓增文	177
妈妈咪呀	顾嫣然	181
谁暗算谁	谷永庆	184
第三份名单	芦宏伟	188
拿贼筋	李洪文	193
完美的倒下	强萌萌	197
山寨一条龙	吴 婧	200
老男孩	阿 木	204
相脚术	白艳平	208
调虎离山	漆雕醒	212
越装越麻烦	芦宏伟	217

· 真情大爱 ·

夫妻店	贾立立	222
情定沙发客	苑世云	225
若水与玫瑰	李 靓	229
唱着歌儿来爱你	廖 静	234
山村里的房奴	胡忠军	237

情侣套票	菊沐雨	240
钱大伯裸婚	王国瑛	244
七年之痒	安 心	248
瘫女子和盲男人	顾文显	251
想娘包子	吕保军	256
最后一张明信片	公翰然	259
说出来的爱	聂牛生	264
绿豆汤遇上鸡尾酒	左文萍	268
盲人电影院	卫 妆	271
不寻常的漂流瓶	晓 砚	276
淑女培训班	廖 静	279
爱情保护色	沈 慧	282
极限爱情	方 东	287
起飞的白鹤	王前锋	290

拍案惊奇



都是为你好

张纳言

最近几天下班，苗小舟总觉得背后有人跟踪。

她带初三毕业班，中考将近，每晚都要十一点多才回家。结婚十年，她和毕城还住着那套老房子，回家要穿过早就废弃的钢厂，偌大的厂区荒凉凄清，路灯永远是坏的，不过她走惯了，倒也不怎么害怕。可就在前两天，她在自己本来孤单的脚步声外，又听见了一个人的脚步，回头却没发现人。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回家把这当做笑话说给毕城听。毕城自从两年前公司垮了之后，一直没工作，整个人也没状态，一边上网，一边含含糊糊地说：“瞧你那耳朵。”

不过第二天，苗小舟就断定自己不是听错了，那脚步声的确跟着她，苗小舟回头张望没发现人影儿后，撒腿就跑，狂奔回家，心脏都要跳出来。她说：“毕城，真的有人在跟踪我，一定是准备打劫的。”

毕城仍然在上网，头也不回地“嗤”了一声：“就你？要钱没钱，要色无色，人家劫你个啥？别吓唬自己了。”

苗小舟心头怒火升起来又压下去，这还是当初的毕城吗？那时候的他对她可真是好啊，别说有人跟踪，就算她被毛毛虫吓了一跳，他也跑过来安慰她半天。

她叹了口气，旁边儿子睡得正香，小脸儿红扑扑的。她觉得疲倦，躺在床上，又睡不着，黑暗里那诡异的脚步声仿佛还在耳边，让她毛骨悚然。

毕城在外面和人讲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语调极为柔和，这么温柔的调子，她很久没听过了，心中顿生警觉。

等毕城叫了声几乎腻人的“拜拜”，挂掉了电话进来，苗小舟问：“给谁打电话啊？那么温柔？”

“没人。”毕城把自己摔在床上，不一会就打上了呼噜。

苗小舟睡不着了，毕城这两年来虽然因为生意的事儿一蹶不振，人也变得阴阳怪气，但对她也从来没像这两天这么冷淡，出于女性的直觉，她觉得有什么发生了。

她蹑手蹑脚地起床，这么多年，她还是第一次翻毕城的手机，她发现毕城的通讯记录里接打频繁的都是同一个号码，而那个号码的名字被命名为“小亲亲”。

正值夏季，她却觉得心都被冻得僵硬了。作为重点中学的老师，她的收入并不低，可是为了替毕城还债，她两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，化妆品更成了奢侈的东西。毕城公司倒了之后没有工作，她不曾抱怨他一句，怕他自尊心受到伤害，作为夫妻，还有什么比困难时候无声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呢？

如今，债总算还得七七八八，紧巴巴的日子眼看快到头了，毕城却搞出了个“小亲亲”。

苗小舟颓然坐到椅子上，手里的电话“啪”地掉下，惊醒了毕城，他烦躁地嘟囔：“干吗呢你，深更半夜的，鬼似的吓人一跳。”

苗小舟在黑暗里瞪着他，他被妻子不同寻常的态度弄得清醒了：“怎么了？”顺手开了床头灯，等看清掉在地上的电话，他先是愣了一下，之后嚷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素质，偷看人家电话！”

苗小舟不由大怒：“我没素质？你干的事儿有素质！”她捡起电话朝毕城扔过去，毕城一侧身，电话没打到他，“啪”地在墙面上摔开了花儿。学校食堂对教职工提供免费汤，苗小舟对外号称减肥，只喝汤，省了半年的中饭钱给毕城买了这部手机，最后她自己落了个低血糖的毛病，动辄头晕。

想起这些，她只觉得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涌，声音几乎哽咽：“你说，小亲亲是怎么回事？”

毕城沉默了，不敢直视妻子黄瘦的脸，转而望向墙角。这种沉默的态度更让苗小舟愤怒：“你不说，我打给她，问问她是怎么回事。”

教了多年的代数，苗小舟对数字有着特殊的记忆，虽然方才只是一瞥，那号码已经针刺般刻在心上，她拿起自己的电话，正要拨号，毕城像头熊似的扑过来，将她的电话夺过去：“你要干吗？不许你骚扰她！”

苗小舟只觉万箭穿心，全身发抖，死死盯着毕城，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

毕城却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，一翻身，倒回床上，闷声闷气地说：“既然你发现了，我也就不再瞒你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可我早就不爱你了，你也用不着伤心，大家好离好散，不好吗？”

苗小舟颤声问：“你要离婚？”

“我倒是没想不要你和孩子，可是我总不能对不起人家，我和她可是真心相爱的……”

“无耻！”苗小舟再也听不下去，怒不可遏，捞起窗台上一盆仙人球朝毕城扔去，毕城给仙人球砸在脸上，嗷嗷直叫：“你这个狠毒的女人，你把我毁容了。”

两个人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儿子惊醒了，妈妈披头散发，爸爸满脸是血，吓得他哇地哭起来。苗小舟先前那股恨不得杀死毕城的劲头给儿子的哭声陡然击溃，她弯腰抱起孩子，回头瞅着捂脸哀嚎的毕城：“你给我滚，马上滚！”

毕城滚了。

苗小舟第二天请病假没去上班，她拨打小亲亲的号码，显然毕城滚到了她那里，小亲亲早有防备地关机了。苗小舟愤怒极了，两只眼睛烧得通红。按照一般女人的做法，她应该把这事告诉毕城的爸爸妈妈，再把毕城的朋友都搬出来，向他们控诉毕城的罪行。可是苗小舟是个好强的女子，当初她嫁给毕城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看好，她又怎么有颜面去把这事儿说给人听！

下午的时候，主任打电话过来，问她的病怎么样了，她明白主任的意思，距离中考不到一个月，正是吃紧的时候，她稳定一下情绪，说自己明天就去上班。

倒是她嘶哑的嗓音让主任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小舟，要是实在病得难受，就再休一天吧，我去给你代课。”

苗小舟很感激，主任自己也是忙得要命，就说她还能坚持。主任又嘱咐她几句，挂了电话。

阳光从窗子外面照进来，暖暖的，儿子乖巧，看出妈妈不高兴，独自在角落里玩耍。一切似乎没有改变，又似乎都不同了。她强行将自己从愤怒里拔出，冷静地思考了很久。她只有两条路可选，要么隐忍，要么快刀斩乱麻。

如果，如果毕城能够回心转意，那该有多好。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唾弃了自己一下，真是个傻女人，这种事儿，即使貌似重修旧好，内里的东西也终究回不到从前了。

儿子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：“妈妈，宝宝饿了。”之后又说了句，“爸爸总是给我煮方便面吃，你也给我煮面好不好？”

苗小舟的眼泪差点又下来，不管怎么样，毕城终究是孩子的爸爸，她决定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表态。如果他愿意回来，她可以像所有隐忍的女人那样，保全这个家。

但是毕城一直没有消息，苗小舟联系不上他，她试着给他的几个朋友电话，也都说好久没见他了。苗小舟只好把妈妈从老家接来带孩子，自己才能安心上班。她决定先放下这事儿，一切都等中考结束再说。

可是倒霉的事儿接踵而来，苗小舟到底被劫了。

这天，她照例穿过厂区回家，那个奇怪的脚步声已经好几天没有出现，可是这天居然又响起来了，她边跑边回头，小路那边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朝自己而来，她叫声不好，兔子般蹿出去，过了这片荒草，迈过小水沟，冲过马路，就是小区的保安室。

眼看小区大门就在眼前，突然路边蹿出个人来，手里握着明晃晃的匕首，吓得苗小舟当时就要晕过去，看来他们是一伙的，前后夹击。

没等她叫出声，那家伙上来就给她一脚，正踢在她肚子上，她痛得弯下腰去，男人拽过她的包，撒腿就跑。身后本来跟着她的那人快步冲过来，大声叫：“舟，舟！”

这声音熟悉又陌生，慌乱之中，她想不起是谁。那人一把扶住她：“你怎么样？”

原来他不是坏人。苗小舟松了口气，额头上已经痛得冷汗直流。那人还要去追匪徒，但见苗小舟猫一样蜷着，浑身发抖，急忙抱起她：“你伤在哪儿？我带你去医院。”

他抱着她跑上马路，这一段地处偏僻，不好拦车，转到小区南门，才搭上一辆过路的出租。借着路灯，苗小舟慢慢看清他的脸，多少年没见了，他的气质完全改变了，青春飞扬的少年已经变成成熟男子，她几乎难以置信地喊出了他的名字：“刘铭。”

“好点没？还那么疼吗？”他急切地说，“别急，医院马上就到了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他们没能留在同一个城市，约好奋斗几年就实现长相厮守的愿望，结果两年后还是分了手。

苗小舟当时已经听说，刘铭被上司的女儿看中，而她自己也被毕城热烈地追求着，生活总是这样庸俗，他们毕竟不是梁祝。只是想不到，十年之后，会以这种方式重逢。

苗小舟打了五天点滴肚子才不痛了，刘铭一直在她身边照顾。苗小舟也知道了他这些年来情况，结婚、辞职、经商、离婚。这一次他来

这边是为了公司在这里开展的一个项目。

刘铭说得平静：“这次回来，本来没想让你知道，只想默默地看你两眼就行了。可看你那么晚下班，又没人接，就暗中送了你几次。”

苗小舟恍然大悟，原来那几天夜里的脚步声是刘铭在跟着她。

“没想到，居然遇到你被人打劫。”刘铭自责，“我的动作还是慢了点，不然你就不会受伤了。还好，没有大事儿，不然我会责备死自己。”

苗小舟心中感动，却只说了两个字：“谢谢。”

“你呢，过得好吗？”刘铭注视着她，显然这些天苗小舟形单影只的情形让他察觉到了什么。

苗小舟不打算让他知道真相，却也知道瞒不过他，于是只好沉默。手机就在这时候来了彩信，苗小舟一看大吃一惊，照片上刘铭扶着她的肩膀，而她则整个挂在刘铭的胳膊上。那天从医院打针回家的时候，她肚子疼得厉害，刘铭就搀着她走路，可是被这么拍下来，活生生好似两人有着极为暧昧的关系。

毕城的电话随后打到，苗小舟不愿意刘铭听到，面色迟疑，刘铭起身，说：“我出去给你买点水果。”轻轻带上了门。

毕城冷笑：“苗小舟，你自己早和刘铭又勾搭上了，还拿仙人球扔我？”

苗小舟气得一愣一愣：“你居然监视我！你好齜齜！”

“我齜齜？”毕城从鼻子里哼了声，“既然你自己别有怀抱，咱们也别这样那样了，干脆去民政把手续办了。”

苗小舟的眼泪无声倾泻下来。

毕城很没耐心：“干吗不出声？别把自己装得贞洁烈女似的，到了现在，也别说咱俩谁对不起谁，早晚都得离，不如趁早，我也别耽误你，你也别耽误我。”

苗小舟发狠：“我偏不离，不让你和那个女人称心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毕城咬牙：“苗小舟，别说夫妻一场我不够意思，我要拿着这张照片起诉，法院也会支持离婚。我不跟你计较，净身出户，这样总算对得起你了吧？”

苗小舟终于心灰意冷，这就是自己嫁了十年的男人，直到今天，她才看清他卑鄙的脸孔。

毕城继续阴阳怪气：“你要是不同意也行，我就把你和刘铭的事儿抖到你们学校去，反正我是不想再好了，也不怕自己丢脸。”

“无赖！”苗小舟骂出这两个字，重重摔掉了电话。

刘铭其实早回来了，听见房间里没了声音，才进来，也不说话，给苗小舟削了只芒果，仔细用牙签串了让她吃。他居然还记得她爱吃芒果。

苗小舟心里堵得要命，一口也吃不下，却听他终于气愤地说：“为什么非要把自己赔在不值得留恋的人身上呢？你还年轻啊！”

离婚的时候，毕城拿出打印好的文件，上面标明两人所有债权债务自此与苗小舟无关。毕城做生意亏了不少，至今还有四万多没还上，至于债权，他们哪有余钱借给别人！

毕城叹了口气：“这都是为了你好，我自己的债自己还，省得别人找你麻烦。”

“都是为了我好？”苗小舟冷笑，不理他，签字出门。

回家路上等红灯，路边一家彩票站门口立着彩虹门，极为热闹，出租车司机叹口气：“这家彩站前一阵中出了三千万大奖，啥时候咱也能有那福气啊！”

苗小舟木然瞄了一眼，有钱，就是幸福吗？

刘铭要过来陪她，他的意思很明显，苗小舟岂能不懂，她不是感情用事的人，也不愿意让他误会，找个由头拒绝了。

生活逐渐平静下来，暑假的时候，毕城来看儿子，买了不少新奇玩具，苗小舟知道他没钱，大约都是花那个小亲亲的银子。再看毕城衣着焕然一新，人也好似年轻了几岁。

临走时，毕城突然拿出一沓钱，说：“给孩子吃点好的，他太瘦。”

苗小舟没出声，把钱在他身后扔了出去，毕城怒了，说：“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你真不识好歹。”

苗小舟懒得搭理他，“砰”地关上门。没多一会儿，却听儿子在窗前嚷嚷：“妈妈，爸爸打架了。”

苗小舟赶到窗边一看，楼下毕城正和一个男人扭打在一起，毕城几拳把那男人掀翻在地，同时指着他的鼻子骂骂咧咧说了几句，拉开一边奥迪车门扬长而去。

等那男人从地上爬起来，苗小舟吓了一跳，那不是刘铭吗？两人有段时间没联系了，她以为他早就离开本市。刘铭摇摇晃晃的，额头见了血，苗小舟赶快跑下楼，刘铭见了她很有点不好意思，说：“本来想替你教训他，谁知道没打过这无赖。”

苗小舟狐疑：“你们见过吗？你怎么会认识毕城？”

刘铭语塞了一下，随即说：“想认出他并不难，跟邻居打听一下就行了。”

苗小舟带他到家里给他清理了伤口，给他的手抹药水的时候，苗小舟看见他手上叠叠的老茧，不禁愣了，这分明不是一双呆在办公室里签文件的手。正值盛夏，刘铭却仍旧穿着他们上次见面的西装，已经蹭了几块油渍，不像公司的老总，倒像个上城的民工。

刘铭手机响了，他接起来听了两句，神色间突显慌张，瞥了苗小舟一眼，对那边说：“就这样吧，我们商量一下再给你回话。”接着就告辞了。

苗小舟送走刘铭，只觉心乱，刘铭看她那一眼让她浑身不舒服，凭着女性的直觉，她感觉那个电话一定和自己有关，可是刘铭又能有什么事儿瞒着她呢？

刚转回身，旁边突然跑过来个孩子，递给她张纸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你被打劫是有人故意安排的，想知道这人是谁吗？”

苗小舟赶忙问他哪儿来的字条，孩子说叔叔刚才给他一根棒冰，让他送字条。字条上写了个手机号，苗小舟想了想，拨过去，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“给我两千块，就告诉你谁安排你被打劫的。”

苗小舟气得要命：“你就是那个打劫我的坏蛋？我要报警，让警察抓你！”

对方满不在乎：“报警，可以啊，让警察来吧。傻女人，自己被暗算了都不知道！真他妈蠢！”

苗小舟脊背发凉，她很快镇定：“你说有人暗算我，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还他妈证据？给不给钱，给钱我就说，不给钱就拉倒。”

苗小舟飞快地思索一下：“你要的太多，我给不了，两百块，你爱说不说。”

那头男人哈了一声：“打发要饭的呢？”

苗小舟不再说话，“啪”地挂掉。不出所料，那男人回了个短信来：“一千。”

两人讨价还价，最后四百成交。苗小舟按照他说的，把钱包在空饼干袋子里，放在花坛边上。只见几个孩子跑来跑去玩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饼干袋子没了。这匪徒倒是说话算话，飞快地给她发了条信息：救你那人出钱雇我打劫你。

怎么会这样？刘铭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立刻猜出刚才刘铭接的电话就是匪徒借此事的勒索电话，匪徒跟他要钱不成，转而出卖刘铭向自己

讨钱。她没有怀疑匪徒的话，因为当她把自己遇见刘铭的前后仔细想了一遍，就发现，这一切果然太过巧合。

苗小舟觉得自己掉进了阴谋里。

想起方才刘铭和毕城打的那一架，她惴惴不安，她几乎可以确定刘铭在撒谎，他不是什么公司的经理，如果她猜得不错，他现在混得很潦倒，因为细细想来，他根本就没处理过什么所谓的公务。

她马上翻出同学录，找到和刘铭在同一城市的女生的号码，电话竟还不曾改号，她轻易地通过电波知晓，刘铭离婚后的确开过公司，也赚到过钱，不过因为投资失败，全赔光了，最后还是他前妻给他在下属的工地上找了个活儿，帮食堂打杂，干了两三年。不过他最近离开了去了哪儿，没人知道了。

苗小舟倒吸一口冷气，挂掉电话，浑身冰冷。

苗小舟决定找刘铭谈谈，尽管她可以去报警。

为了安全，她约他在极热闹的一间面馆见面。刘铭起初还很兴奋，当听她提到打劫的事儿，脸色微变，语调却更温柔：“过去的事儿，提它干吗，你夜里又该做噩梦了。”

苗小舟深吸一口气：“我已经知道了，这事儿是有人拿钱安排好的。刘铭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，我相信不会有人故意加害我，不过这么做，终究要给我个解释。”

刘铭额头见了汗：“舟，不要听他们胡说。”

而在苗小舟的直视下，他又讷讷低下了头：“其实，我都是为了你好啊！”

这句话那么耳熟，苗小舟想来想去，毕城说过好几次。

刘铭却突然义愤填膺：“这一切都不怪我，是毕城安排的！”

“毕城？”苗小舟糊涂了。

刘铭说毕城不知道怎么听说了他的困境，给他电话，说只要他能找机会接近苗小舟，让人误认为苗小舟同他旧情复燃，就给他一万块。他从中嗅出毕城和苗小舟出现了问题，想到如果能和初恋情人重修旧好，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。刘铭同意了，不过他提出一万块不行，要两万块，毕城想也没想答应了。

刘铭用毕城预付的钱买了新衣服和手机装扮自己，为了让苗小舟对这次重逢印象深刻，他花一百块钱从网吧里雇了个游手好闲的家伙，模

清了苗小舟下班的路线，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。

“我这其实也是为了你好，舟，当时我猜到毕城对你变心了，想甩掉你，其实我一直想能照顾你，于是就将计就计了。”他试图拉住苗小舟的手，苗小舟却端起了茶杯：“毕城没如数付钱给你吧，你上次和他打架是不是为这个？”

刘铭笑说：“你还是那么聪明，那孙子只给我八千块，除了买衣服和手机，再加上这一阵的吃喝，也不剩什么了。不过我不在乎，找他打架也主要是为了给你出气。”

苗小舟没说什么，也没有不快的表情，刘铭安下心来，又说：“舟，毕城其实一直一个人住，没有你说的什么小亲亲，我跟踪了他好几天，才摸清的。他也不像背债的样子，倒像个富翁。”

苗小舟吃了一惊：“怎么会？我和他过了十年，家里的情况我很清楚。”

刘铭说：“那辆奥迪是他十几天前刚提回来的，他又在滨江买了套房子，你知道，那里的房价不是老百姓消费得起的。”

苗小舟觉得脑袋轰地一声，耳边刘铭讨好地说：“舟，毕城一定是瞒着你赚到钱了，不想和你平分才导演了这出离婚戏，你应该告他。”

苗小舟声音发虚：“怎么告？”

刘铭说：“向法院起诉啊，财产如果是婚姻有效期内的，应该有你一半呢。你拿到了毕城的钱，我们的日子不是就好过了？”

“我们？”苗小舟瞅着他，刘铭的脸慢慢笑成一朵花：“舟，你放心，我不怕打官司麻烦，我会替你前后张罗，我也会像之前说的，好好照顾你，把你的儿子当成我的儿子，相信我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”

他很动情地把手盖在苗小舟手上，苗小舟没出声。

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，刘铭果然说到做到，前前后后一切琐事全由他去跑，苗小舟不拒绝他的帮忙，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摆正了自己男主人的位置。

诉讼的过程曲折漫长，苗小舟显得很有耐心。毕城知晓这事儿后火冒三丈，找了苗小舟三次，一次比一次态度恶劣，说：“你别瞎折腾了，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，你看看你看看，你早就放弃债权和债务了，法院也不会支持你！”

苗小舟没理他，只是纳闷地问：“我就不懂，你没有情人怎么非要编出个小亲亲，还有你究竟怎么就有了钱？要是犯法来的，你可要想清楚。”

毕城说：“犯法的钱我毕某不拿，这是老天给我的，谁也管不着。至